



己巳年春日，听说天柱山东关即将在时隔二十七年之后重新开放，刹那兴奋的感觉一扫春寒，那些雾一样的记忆，瞬间苏醒过来。

1998年的夏天，学校安排游天柱山。那时天柱山有东关西关和总关寨三个景区，从佛光寺开始爬山，由西关途经总关寨爬行进入天柱山主峰。儿子才四岁，可别小看了他，爬总关寨的石阶时，他手脚并用，居然比我们成年人爬得快，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山路细窄，石头砌筑，粗糙的石头一步步抬升，人们心中那缕静美的希望，也在一步步抬升。

从天柱山主峰沿东侧山体前行，可观赏天柱峰、花峰、天池峰、飞来峰等绝美峰峦。天柱峰孤峰突起，石骨嶙峋如剑，直插九天云霄。花峰形似一朵盛开的菊花，微风中花瓣翕张，与天柱峰共同构成奇绝景观。天池峰因山腰有一处形似天池的凹陷而得名，与天柱峰

静静呼应。衔珠峰似口衔一枚明珠，飞来峰的巨岩竖裂如五指，都是造化之笔。

在搁笔台，可前行俯瞰迎真峰，迎真峰的“鲫鱼背”非常陡峭，我们沿原路返回，由搁笔台下行，再转至炼丹湖。这一路风景优美，沿途可欣赏天柱云海、高山松涛等自然景观，在炼丹湖驻足遥看，湖光山色与人文遗迹相互映照。

沉寂了27年的东关，如沉寂了27年的记忆，它再次像一位憨厚的石敢当，以一种朴素的胸怀，又一次唤醒那些寂寞的守候。想起昨夜龙潭河的夜色，是那么赋有诗意，藏入时间的寂寥，并没有困扰于27年的封尘。

由潜山县城出发，从余井大桥向北，沿皖水大堤一路轻快前行，新铺就的黑色公路像一条欢快的小龙，悠悠地穿过深邃的晨雾，两岸风光不断掠过车窗，让人感觉到了季节迎面而来的诗意。沿途还可际遇湖田的万岁山，龙潭的杨家老屋（祠堂）、古戏台，程长庚等名人在古戏台上唱过戏。

从龙潭河坐索道上东关，沿途风景壮丽唯美，穿梭在云端的惬意让人有仙灵的感觉，上下左右满眼的高

山峡谷，漂浮不定的云彩或薄雾弥漫，让本就仙美的景色更加神秘壮观。想起来时路上拜访的杨家老屋，不禁感叹这世间万物，即有生活烟尘的风情万种，又有山石嶙峋的千变万化，刻在木头上时间的静美与这嵌入石头缝隙的苍茫，何尝不是生命之间相互诠释的另一种朴素，大自然及天地一切正是以这种极其简单的形式，让我们一直都在追寻。

天狮峰是天柱山东关雄峰聚集之中的第三峰，远望山峰形似猛狮，昂首远顾。近观石狮不语，状如遐思，极其形象的是狮口伸出一石如舌，被称为“崖舌石”，真是神似。沿着弯弯曲曲的石矶而上，云烟缭绕之中，有一处峰顶格外平坦，顺峰而下，听见流水潺潺，慢慢寻找，峰下确有一条小溪藏匿其中，顺着溪流穿过的方向，是水流飞驰而下的千丈崖。围绕天狮峰的山石峻峭挺拔，前接覆盆峰，后带少狮峰，峰峰对峙，峥嵘奇秀。与覆盆峰之间，中开一线，上达霄汉，下不见底，曰“剑门”。门外奇峰危崖，罗列攒簇，恍若蓬莱仙境。危崖峻险，与麟角、翠花、覆盆诸峰组成东关峰群。倘云海汹涌之时，座座尖峰宛如海中岛屿。探

险者们的足迹让我认识到东关以“险峻”之势与西关的秀美相呼应。东关峻险在于多幽谷深峡，多怪石嶙峋，多巧石无数，多原始古朴，多人迹罕至，这里是天柱山最神奇、最深邃的部分。

巧遇猪头石。一块天然大石头，形如猪头，张口仰望南天门，有“八戒念经，有口无心”之悠然自得。“鹊桥石”得以“天狮峰”与“奇谷天梯”的护佑，磅礴如雷，单拱斜跨在山道上，危如悬磬。在云雾缭绕之间，游人仿佛置身仙界，转身离去又有了诸神转身的恍惚。“待吾还丹成，投迹归此地。”李白的一句诗，便有了还丹亭经年摆渡的远方。还有更多的天险秘境，如大天门、阳光三叠、回音台、翠华峰等幽深骨语，就像一枚剥落的种子落在想象的空山里，有着各自多重的机缘与时间天定的缘由。而我，也缘于一次自渡来到东关，陷入东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困于东关山势的乾坤之雄，领略了东关的峡谷幽深、关隘之险、崖石之悬。

我们还是要经常走近大山，在山里转转，相互见面多了就有可能成仙。此次与东关的再一次邂逅，与天狮峰的又一次凝望，心愿足已。

东关栈道

汪 蛟

天柱山东关闭关二十余年，于3月27日重新开放。东关素以险峻著称，“西关奇，东关险”，非体力强健者不敢轻易攀登。

整修重开后的东关，主线大部分已是栈道，若从西向东，即从西关的炼丹湖向龙潭河索道行进，则如闲庭散步，几无陡坡劳累。若从东到西，也仅有鹊桥至大天门一小段，石阶坡度很大，考验体能，但绝大多数游客也能坚持攀登。

我和友人一行乘龙潭河索道，直达东天门。索道全长3100多米，落差800米，原来需两三个小时攀爬的困途，如今十四分钟安坐即至。

下了索道，第一段路程是玻璃栈道。外半是玻璃，里半是水泥，凌空悬于峭壁中间，像山峰半张的羽翼。仰望是高不见顶的绝壁和半幅苍穹，俯瞰只见脚踏在万丈虚空，虽有护栏，仍不免胆战心惊。

顺着栈道闲步，东关秘境景色自不必多说，“世界地质公园”，中国“花岗岩第一山”并非浪得虚名。只见“鹊桥”浑然一体，山体伸出一面百米石屏，被风雨侵蚀成中空巨拱，像茶壶的把手，斜挂在绝壁上，栈道穿拱而过，十分震撼。走完玻璃栈道，是一段坡度很大的上坡，七拐八弯两腿酸软，正不知何时才能盼到尽头，忽见前方天缩一线，“大天门”豁然入目，如巨斧劈开，两壁高逾数十丈，宽仅丈许。

大天门边有岔道可登天狮峰。



俯瞰东关 王立新 摄

天狮峰上视野开阔，举目四望，西边是西关全景，东边可俯瞰少狮峰，南北群峰如浪，薄雾轻笼峰浪间，缥缈缓动，美不胜收。又见栈道在峰群间蜿蜒，如带束腰，一道银练平分开郁郁葱葱，直到消隐于无际，那是我们将游的前路，我们知其始终，却不知其幽曲与景致，一路跋涉，只为探寻，只为领略。

穿过大天门，又有岔道可欣赏“阳关三叠”，一幅幅水墨丹青，“蜿蜒石”在丹青中蠕动。回到主线便踏上第二段普通栈道，沿途有覆盆峰耸立千仞，猿猴莫攀。“擂鼓石”“双狮戏球”“祖孙乐”等奇石惟妙惟肖散落沿线。

春天又是花的海洋，天柱山多奇花异草，五彩缤纷。其中金缕梅最多，一路行来，栈道旁，峡谷中，一簇簇一片片，开得正旺，暗香浮动，悦目怡神。

偶听到擦肩而过的游客说：现在的东关人工成分太多，已经如履平地，远不及以前攀爬的酸爽得味。我内心深不以为然：美景之乐与攀爬之趣若能兼得，自然最好，但游客中间颇多老弱，若非栈道，怎能赏得美景？何况沿线散落的景点，岔道陡坡不少，尽可满足力壮者攀爬之需。更何况老路艰危，容易出现大家都不愿看见的意外。

西关我爬过多次，东关还是第

一次来。每次登临天柱山，对鬼斧神工的造化神力都膜拜不已，在每一块巨石面前，都感觉自己微如芥末，在亿万年的大山面前，我就像流星一样短暂，却没有流星的璀璨。但今天漫步在这崭新的栈道上，却忽然闪出不一样的感悟。

天柱山经历上亿年的风吹雨淋，方有今日的自然神奇。但此刻我忽觉一亿年非常年轻，还是青葱少年，而人类远比所有山岳古老。当人类体内的基因在地表修炼进化的时候，天柱山还是地心里的一团岩浆。人类的基因在霸王龙的利爪下，在冰河时代，在彗星撞地球的至暗岁月里，都不曾离场。三十亿年的莽苍岁月里，一代代躯壳都拼尽全力，渡尽劫难，终于在今天抵达万物之灵的高度，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古老的奇迹。三十亿年，但凡有一点偶然，有一丝差池，都不会有今日的智慧文明。而脚下的栈道，上下的索道，一切陈旧的新鲜的钎凿痕迹，都是生命奇迹与自然神奇的交响，丝毫不逊于风雕雨琢。

有雄鹰落于绝壁之上，那是我们数亿年前分道扬镳的兄弟，他们早在侏罗纪之前就用翅膀抹平了千沟万壑，破长空为路，登临绝顶，饱览无限风光。

青松碧草，是我们更早分道的姐妹，无翅无足，却能御风而行，一样屹立在群峰之巅。并与风雨一起塑造着天柱山，静静等待着我们以另一种方式，以智慧生物的名义抵达。

人是万物之灵，山是万物之一，无需膜拜，欣赏就好。欣赏之路若危困不便，那就修整它，不管是凿石成阶，还是明修栈道，并不重要，便于欣赏就好。